

那场大雪

版式：杨犇

一场大雪一场白

毕瑾

天将昏，小儿蓬头垢面，
趴在落地窗前，仰头数雪花：
一片，两片，三四片……雪片
不急不缓，在高空中荡着秋
千；倏尔，三两花瓣打在玻璃
窗上，像白蝴蝶贴伏，小儿眸
子一亮，惊叫：“妈妈快看，
雪花想来我们家！”

窗外白色渐重，世界寂
静无声。有人煮茶，有人轻
吟，有人倚门而望，守候风
雪夜归人。

一片片雪，是旧时的雪，
是今日的雪，是你的雪，是我
的雪。天上白花花，地上荧光
闪，天地归于一片白。

雪，落在眉梢头，母亲的
青丝成华发；雪，落在坎肩
上，簌簌的声音，恰似懵懂少
年，挨着身子说卿卿；雪，落
在老树的枝桠上，听老树诉说
沧海桑田。

每一次与大雪相遇，都是
久别后的重逢。雪，清除世间
尘埃；雪，照亮我们的眼睛。

雪后的世界如此宁静干
净，我们的内心清澈而欢欣。

脚下无雪

解良

夜，寂静，能听到嘀嗒嘀嗒的声音。做完髋部微
创手术的我躺在病床上，在持续不断的输液中，膨化
般的左腿像冬眠的土地从麻醉中渐渐解冻，苏醒，隐
隐作痛。这是四月，北医三院因疫情每个病房里只
住一位患者。病房门被推开，一位护工阿姨抱着一个
枕头直奔我床前，嚷着，练习夹枕头啦！说着就要
上手动我的腿，我慌忙制止，让我自己来。

阿姨说，两腿夹枕头翻身，术后必须做这个练
习。你自己行吗？

我说，我能行。

三年前的秋天，八十多岁的母亲在老家意外跌
倒，做了股骨头置换手术，每天都在病房里做这个练
习。妹妹白天护理母亲，夜里由我在病房里值班。母
亲隔一会就两腿夹着枕头翻一次身，嘴里长呻短
吟，能感觉到她怎样躺着都不舒服。我问，疼？她随
便应答一句，敷衍过去。每天晚上她要起夜几次，我
扶她下床，她扶着铝合金助行架缓慢移动，我先去卫
生间将坐便架安好，扶她进来，等她解完手，再送她
回到床上。回到病床上的母亲又开始两腿夹枕头翻
身，她执着，顽强，渴望有生之年还能直立行走。

没想到三年后我也做了与母亲差不多一样的手
术，体验着母亲当年的疼痛。母亲比我年长二十多
岁，可想摔伤后她多么艰难，遭了多大的罪，我在她
身边却不能替她做什么，回想起来心里很难过。我
这次做手术，母亲是我的榜样。母亲不想瘫痪在床，
没有保守治疗，毅然选择了换股骨，八十多岁的她术
后依然能借助行架走路，行走了三年多，直至两膝髌
骨软骨磨损殆尽，再不能走路为止。我术后第二天
也在病房里架起铝合金双拐，出院回家后就给母亲
打了电话，我说我带外孙女在小区里轮滑摔了一跤，
骨头有一点疼，养几天就好了。没提做手术的事。
母亲随后几天接连来电话，询问我摔得还疼不疼？
再三叮嘱我快吃药，好利落，不然落下病根到老了就
会找你后账。在母亲眼里，我还年轻。

到了八月，我又做了第三次手术。二次手术因
一颗螺丝钉凸起，切开皮肤把它重新拧紧。第三次
手术则是将这个捣乱的螺丝钉取了出来。刀口刚刚
愈合，家乡传来噩耗，母亲溘然长逝。我躲在卫生
间失声，外孙女喊我不应，推门一看，愣在门口，没
见过姥爷哭的她悄然退了出去。夜里，女儿女婿开车
出去买回一台轮椅。我架着双拐，女儿推着轮椅，乘
高铁赶回家乡见了母亲最后一面。

夜深知雪重，
时间折竹声。

当我和女儿乘高铁返回北京的时候，心中只剩

下风木之思。行进的列车如摇篮，将我摇入梦境，梦
境如白居易的诗。我睡在一间屋里，先是被枝条被
压折的声音惊醒，感觉外面下雪了，雪下得很大，很
沉重。趴在窗子向外看去，整个世界一片素白。

转眼间，已经是十一月底，小区里景色从风，累
叠在银杏树枝头的金叶已被清洁工浓缩成树下的一个
圆鼓鼓的玻璃丝袋子，掉光叶子的枝条赤裸裸地悬
浮在空中，在风中铮铮作响。小视频我看过几次，家
乡那边的山川河谷和田野已被大雪覆盖。北京也下
过雪，只是又化掉了。我拄单拐行走，还在为左腿恢
复肌肉记忆。重回春天摔倒的地方，脚下无雪。我想
起民谚说，摔了一跤买了一个明白。历经八个月的
杖履生活，我还不确定自己买什么。

这一年家与国患难与共，抗拒了逆天的疫情。逆
境如燃起的烽火，点亮了我生命中的未知领域，摔
伤，手术，痛失母亲，我的感受不同以往。一个人来
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感受这个世界的，如果他无法获
得新的人生感受，生命就开始枯竭。于是，我决定买雪。

有了雪，就拥有了一年四季。雪是凝华，有了它，
大地就有了过冬的棉被，受到雪保护的庄稼就能安
全过冬，植被在下一个春天就有了足够的生命之水。
雪乃雨之死，雨乃雪之生。母亲已经属于大地，我
还在不断地感受着来自大地的恩惠。



解良，辽宁人，现居北京。有散文在《散文》
《美文》《草原》等期刊发表。